

春二重奏 ● 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饶雪漫

蔷薇醒了

茉莉开了



QIANGWEIXINGLE

青春二重奏 • 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蔷薇醒了

饶雪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醒了·茉莉开了/饶雪漫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12

(巨人丛书·青春二重奏·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ISBN 7-5324-4704-9

I. 蔷... II. 饶...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6280号

蔷薇醒了·茉莉开了

饶雪漫 著
赵脱音 插图
张乐陆 装帧

责任编辑 张蜀君
美术编辑 罗 定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江苏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09,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4-4704-9/I 1887(01)

定价: 12.00元

● 内容提要

纪薇和莫丽是两个性格迥异的好友。纪薇敏感脆弱，心思细腻。莫丽则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成长的路上她们相依相伴相互支撑。纪薇一度无法接受母亲再婚的事实，在网络上邂逅了网友“小蛮子”，并陷入了虚幻的网恋不能自拔。莫丽则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同班的男生徐吉。两个女孩就这样在青春不同的情感中寻找成长相同的含义。就在纪薇十七岁生日的那一天，她终于决定要和小蛮子见面……

该书语言优美，故事引人入胜，结局出乎意料，深入地剖析了女孩内心情感世界，值得一读。



序 言

女孩如花，蔷薇也好，茉莉也罢，各自优雅或芬芳。

我是在中考临近时一个心情糟透的下午走进佳妮的网吧的，就是在那一天，我邂逅了我的“网上情人”。请原谅我用这个不知羞的词吧。在我青青涩涩的成长和慌慌张张的甜蜜里，我毫不怀疑，是的，这就是我的初恋。

他的名字叫小蛮子。

——纪薇

收到徐古的贺卡时我傻了眼。

那是一张美轮美奂的贺卡，极富质感的凹凸纸张开着细格的小窗，窗后是穿白纱裙的少女和一大片浅蓝的天空。天空上有四个大字：中考顺利。最要命的是底下的那几行小字：我愿是一支长篙，夜夜撑破梦的清辉，来到你的身旁。旁边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徐古龙飞凤舞的签名。

哦，我的老天！

此时，始作俑者我的同桌徐吉就坐在我的身旁，蹙着眉头在演算一道数学题，他脸色潮红，专注的神情仿佛与题目有仇。我把贺卡往他桌上轻轻一甩，尽量语气平淡地说：“玩笑开过头了哦。”

徐吉连头都不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手，将贺卡往我桌上轻轻一推说：“自己的东西自己收好。”

“徐吉。”我叫他。

他终于看我：“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当着他的面将贺卡撕得粉碎。

“生气容易老。”徐吉摸摸鼻子说。说完他又继续做他的题目，好像那张无聊的贺卡真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徐吉的若无其事激怒了我，我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来，将他桌上的东西稀里哗啦地全推到了地上。

没有人会相信，一向聪明内向的优等生纪薇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是一堂自习课，我做出这一切的时候，年轻的班主任乔正进教室，在全班的喧哗声中瞪着眼看我。“像什么？”他说，“你们自己说这像什么？”

“像泼妇。”有男生在底下飞快地接嘴，全班哈哈大笑。

“臭王一剑，打你不死！”好友莫丽在身后为我大声地鸣不平，大家更是笑得东倒西歪。我坐下身，把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逼了回去，斜眼一看，徐吉正在把捡起来的东西一古脑地往桌肚子里扔。全班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乔走上讲台，把讲桌拍得震天响，然后他说：“纪薇，下课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不关纪薇的事，”徐吉突然站起来说，“是我激她，我打赌她不敢动我的东西。”

我惊讶地看着徐吉。

“莫名其妙！”乔的脸色很难看，“那就下课后一起到我办公室去。”乔把“一起”两个字说得很重，甚至有一点调侃的味道，又有人冒着危险开始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的样子。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也没想，站起来就冲出了教室。

春夏之交，校园的操场边处处是疯长的野草，我跑出来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强忍住的眼泪憋得我头疼欲裂，心里恨不得把徐吉撕成碎片才好。我其实一直是个好脾气的女孩，是徐吉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一只温热的手搭上我的肩头，不用想也知道是莫丽。“好了好了，”她像哄孩子一样对我说，“来，好纪薇，笑一个！”

我抱住莫丽就开始哭，越哭越伤心，越哭越不像话。高中部一群男生从旁边经过，挤眉弄眼地冲我们直乐，莫丽喊道：“看什么看，再看收费！”

“不怕不怕，”一小个男生油腔滑调地说，“多少我都付得起。”

我赶紧抹了泪拉着莫丽就跑，跑出校门老远才停下脚步。莫丽一边喘着气一边哈哈大笑地说：“现在怕丢人现眼了？哭得跟猴似的，人家不看才怪。”

我一拳打在她胸口上，她龇牙咧嘴地说：“喂，你今天脾气真不小！”

“莫丽，”我说，“我烦着呢。”

“为谁？”她微笑地看着我，“徐吉？”

我扁扁嘴，不做声。

“好了，好了。”莫丽拍拍我说，“心情不好就不回去上课了，我们去佳妮那里，怎么样？”

“行吗？”我有些担心。

“有什么不行，都快毕业了，谁还怕谁？晚一点再回学校拿书包好了。”莫丽说完，推了我就走。

佳妮是莫丽的表姐，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一双美丽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一个有名的网吧。网吧叫“大眼睛”，我和莫丽常去，在网上和人东聊西扯好长

时间也不用花钱，佳妮好像很疼她这个表妹，每次去了，还有饮料喝，遇到不会打的字过来帮帮忙，遇到难对付的人，也过来帮帮忙。这不，刚一进门，莫丽就咋咋呼呼地喊起来：“佳妮佳妮，干蹭的人又来了，你会不会头疼？”

佳妮向我们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她穿了一件绿T恤，白色长裤，真的是很抢眼，没有一点本钱的人可不敢这么穿。捏了捏莫丽的脸，再冲我笑笑，佳妮说：“今天放学这么早？”

“来减减压！”莫丽往电脑前一坐说，“天天看书看到十二点，我都快疯掉了。”

“骗我，”佳妮说，“看言情小说差不多。”

“赌咒发誓。”莫丽急了，“都这节骨眼上了，谁还敢乱来！”

“上网可以，六点钟前必须回家，要不姨妈知道该骂我了。”

“遵命。”莫丽假惺惺地说，“暑假我和纪薇来这里打工，不要工钱。”

佳妮笑得眼睛都快眯起来：“谈什么钱，谈钱多俗气啊，快玩吧，别搞网恋就行。”

“遵命。”莫丽哆得要命。

下午，佳妮网吧里的人不算多，我和莫丽可以一人独占一台电脑，三下五除二我就进了个熟悉的聊天室，莫丽很快也跟了进来，她的网名叫魔女，常常跟人家撞车，既老套又招摇。可话又说回来，莫丽上网最大的乐趣就是和看不顺眼的人骂来骂去，叫魔女比较贴切。至于我的网名我非常地中意，我叫自己“可儿”。莫丽冲我挤挤眼，小声地说：“可儿，咱各聊各的，啊？”

我点点头。

刚一上线就有人来和我打招呼：“你好啊，小丫头。”一看说话人的名字我就笑出声来，原来他叫“小蛮子”。

“你很野蛮吗？”我问。

“不，我柔情似水。”他很快就回过话来。速度很快，一看就知道是个网络高手，我喜欢和这样的人聊天，充满刺激和想象，于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叫自己小蛮子呢？”

“呵呵……虚晃一枪。”他倒是有点幽默。

“我心情糟透了。”反正是陌生人，我索性把他当作发泄的对象。

“是吗？说说看。”

“说不上来。”

“呵呵，小丫头总是这样的。失恋？”

“你瞎说。我才十六。”

“是吗？那我们聊点别的，我可不能腐蚀祖国的花朵。”

小蛮子这人有意思，我就和他一路聊下去，没想到他什么都会，还能和我说说张信哲、席绢甚至今夏的服装流行趋势，时间一晃而过，佳妮在旁边催起来：“两位小姐，适可而止。”

我告诉小蛮子我要走了，他很礼貌地说：“走好，快乐些！”我祝他好运，他就回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小蛮子很亲切，不像我以前在网上碰到的那些人，好像没一句真话，于是我忍不住问他说：“下次还能见吗？”

“能，怎么不能？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说完他就下线了，比我还快，剩我一个人愣在那里。莫丽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说：“今天有没有和人对骂？”

“谁像你那么无聊。”

“我骂得那小子呆头呆脑。”莫丽还沉浸在虚幻的喜悦里。

佳妮急得直把我们往外推：“快走，快走，没考完不许再来。”

走出“大眼睛”才发现暮色已经降临了，淡红色的云在天边静静地舒卷，燃烧。街上三三两两的人群都行色匆匆，急着往家里赶。我有些心虚地对莫丽说：“还会有像我们这样的初三生？”

“怎么没有？”莫丽瞪大眼睛说，“只不过是偶尔，你怕什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但，我总是有些心虚。

曾有一度，我很努力地去靠近成人的世界，希望能懂得一个词：爱情。懂得它真正的含义和美好。在妈妈崭新的生活中，我内心不安，顾盼犹疑。也许就像乔说的，我应该以妈妈的幸福为幸福。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妈妈，这是不是你真正的幸福呢？

还是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开始和结束都让人不可思议？

——纪薇

回到学校，校园里的路灯已亮了起来，高中部的住校生们已经夹着书本去教室上晚自习了，我和莫丽摸到教室里去拿书包，刚一进门灯就刷地亮了，吓得我们尖声大叫。

“恭候多时了。”一个声音冷冷地说。

是乔。

我和莫丽僵在原地。

乔说：“是你们自己通知父母，还是我来代你们打电话？”

“乔老师不要！”莫丽说，“纪薇气得要跳河，我去追她追到现在。”

“要跳河还得跑十来里路，不如你说跳楼好了。”乔说。

“反正也差不多了。”莫丽咕哝着说，“老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中考一定考出好成绩来回报你。”

“拿什么来考？”乔说，“你们少给我开空头支票，都什么时候了，还整日想东想西的。”乔说这话的时候就拿眼睛看着我，我又不争气地想哭，莫丽捏捏我的手，示意我挺住，然后她说：“我们想什么了？什么也没想，你不要老护着男生好不好，应该把徐吉的父母叫来，叫他清除头脑里那些杂草才对。”

“不用你教我怎么做老师。”乔说，“莫丽你先走，我要和纪薇谈谈。”

莫丽不放心地离去，临走时给我做口型，意思是在校门口等我。乔示意我坐下，问我说：“什么事气成这

样？”

“没事”我低着头。我真的说不上来什么事，难道就是那张贺卡？

“你们这些女生，”乔叹口气说，“我可是放弃约会等你们到现在，饭也没吃，看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应该对我坦白一点？”

我抬起头来看乔，他也看着我，什么都没说，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乔递给我一包餐巾纸，然后他温和地说：“压力太大？”

我只是哭。

乔说：“你是我们班的尖子中的尖子，考不上重点是不可能的事，最重要的是心态。老实说，你的心理素质让我担心。你妈妈前两天来学校找过我，她说你回到家连话都不愿多讲一句，有没有这回事？”

“没什么好讲的。”

“别怪你妈妈。”乔说，“其实你应该高兴，你这么大了，应该以妈妈的幸福为幸福。你妈妈结婚，你又有新爸爸，有了完整的家，有什么不好？”

乔的单刀直入让我有些难堪，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不好。”我说，“我觉得丢脸。”

“言重了，”乔居然笑了，“没那么严重。”笑完他又正色说，“我希望你明白，目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迎考。”

“难道她不知道，就非要在这个时候结婚？”我终于止住眼泪，忿忿地说。

“在你这个年纪，让你完全去体谅大人的难处是太过分了一点，既然是这样，你就不要多想，考完我再和你细谈，好不好？”

乔很真诚，我向他投去感谢的目光。

“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尽管找我。”乔说。

“我想换座位。”我提出要求。

“可以考虑。”乔说，“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何必给大家送话题呢，你说对不对？”

乔真适合做一个老师。我点头投降，心里舒服很多。

那天回到家真的已经很晚了，是他开的门，妈妈坐在饭桌前等我。我避开他们质询的目光，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补课，饿坏了。”

“快来吃饭！”他热情地招呼我，“你妈妈好担心，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去找你了。”

“这么大的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坐上桌，冷冷地说。

“怎么说话的？”妈妈很不高兴。

她不高兴我就懒得再说一句，低着头，恨不得一秒钟就吃完才好。

“小微，”还是他先开的口，“你要的电脑买回来了，吃过饭你去看看，还满意不？”

“都是你迁就她，什么时候了，还玩什么电脑。我看人家也不一定领情。”妈妈一边说一边用筷子把碗边敲得叮当作响，好像气得不行。

“你别这样，”他劝妈妈说，“让小微好好吃顿饭。”

我恨透他们这套红脸白脸的把戏，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回到自己的小房间一眼就看到书桌上簇新的电脑，“联想”最新款式，蓝白相间的外壳，无线鼠标，看起来赏心悦目，就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新生活新主张，比住妮网吧里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的笑忍不住在脸上荡漾开来，他靠在门边问我说：“我的眼光还不错吧？”

“能上网吗？”我问。

“等你考完试，我就去申请专线上网，”他说，“这样

你就可以在网上任意遨游了。”

我回过头看他，是第一次，有点认真地看着，我发现他其实长得很好，有棱有角的一张脸，眼神里竟有和我死去的爸爸相似的东西。我低声地跟他说谢谢，他冲我微微一笑了一下，点头走开了。

也许我真的该感激他，如果不是他，我和妈妈仍旧住在那破房子里，我不会有自己的小屋，不会有自己的写字台，更不会有电脑。可是我真的不能接受他，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爸爸，忘不了他短短的胡茬轻轻擦着我时微痛的幸福感。我真不明白妈妈，我想我要是爱了一个人，就一定是一辈子，就一定会不会改变，就一定永远永远，无论他去了哪里。想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了小蛮子，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小蛮子，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还是忍不住继续想下去，很亲切的一种想象，虽然有一些模糊。

徐吉在给我的留言中说：喜欢你抿着嘴沉思的样子，喜欢你从校园淡淡的晨雾里走来，眼边轻含快乐和忧伤。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就是你让我明白：青春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你爱慕的人给你的唾弃和厌恶，让人绝望。“苍蝇”，这是你对我的评价，我想我永远也忘